

流行病学:疫情之下的医学智慧 ——《临床研究基本概念》第2版推荐

2019年底开始的这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竟然在2020年初演变成了百年不遇的世界大流行,《临床研究基本概念》一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正是在这场浩浩荡荡的疫情之下悄然完成的。

这两个事件在时间上的重合也许完全是偶然,但临床研究方法与流行病的关系却源远流长。简而言之,临床流行病学就是临床研究方法,如今用来研究临床实践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就是当年研究传染病流行的理论及方法的发展和延续。

现代医学以前,导致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是传染病,如同今天的新型冠状病毒,可以在人群中传播流行,因此亦被称为流行病。但人类一直未找到治疗传染病的有效方法,最终把对付死敌的希望转向了预防。预防首先需要找到病因。在没有显微镜等先进仪器的年代,医学先驱们只能通过简单朴素的人群观察、数字演示和逻辑思辨,寻找引起流行病发生发展的原因,并通过避开或消除病因来预防疾病。因为是用来研究流行病,人们就把这套在人群层面研究疾病的方法叫做流行病学。流行病学是人类最终成功战胜传染病的宝贵医学智慧。

进入21世纪,医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正如面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整个社会的信念和思路一致且清晰:病毒是什么微生物引起的?我们应尽快分离出病原体并制造出诊断试剂,还应尽快研发疫苗和药物,以此最终控制住这场瘟疫。

然而,真正帮助我们控制住疫情的并非诊断试剂、疫苗和特效药,而是古老的方略,即通过流行病学研究,分析该病的人群特征、戴口罩/洗手等措施的有效性,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也许当我们成功控制住这场疫情时,疫苗和特效药却仍然在路上。

大事件必然是大课堂。我们应对这场世纪疫情的经历再一次告诉我们,在没有充分实证之前,最新的未必是最可靠的,而人类久经考验的智慧常隐藏于我们朴素的常识里,隐藏于那些可能被冷落的古老学问里,而流行病学正是这样一门古老而朴素的学问。

临床流行病学本质上是在人群中定量地研究有关疾病、诊断、治疗、预后等一般规律的方法论。与后来兴起的实验室基础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依存,构成了医学研究的两大阵营。从基础探索到转化研究,再到流行病学应用型研究,最后到达医学实践这条漫长的路上,流行病学研究是医学探索的必经之路,是最靠近医学实践的科学研究。

要学好和做好临床研究,一定要读几本流行病学或临床流行病学专著。国外流行病学著作在同类著作中有其独特的定位,或抽象严谨、高屋建瓴,或下里巴人、简单易懂,或侧重于理论,或侧重于实践,或应有尽有,或偏于一隅、独辟蹊径。

《临床研究基本概念》也不例外,其偏重基础、擅长理论,并独辟蹊径、深耕临床试验。书中不时会用国际知名研究案例进行举证,诙谐轻松的言语之间,透漏着老辣独到的智慧和见解,理论与实战的讲述精彩纷呈。作者 Kenneth Schulz 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知名学者,长期在临床流行病学领域浸淫,又是国际临床试验报告规范(CONSORT)的重要作者,《Lancet》杂志现任主编也曾对其学术造诣赞美有加。他对临床研究的见解值得一读。

20多年前,作者在《JAMA》发表的关于分组隐匿(allocation concealment)的文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没有分组隐匿,随机分组就等于随意分组;如果没有分组隐匿,偏倚可高估治疗效果高达40%。这个数字我不知在课堂里讲过多少次,至今仍在脑海中清晰浮现。我与 Kenneth Schulz 素昧平生,但其思想却让我受益终生。今天,能把他的著作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实属幸事。

中国的临床研究正在蓬勃兴起,《临床研究基本概念》中译版的出版正逢其时。国外流行病学专著很多,但翻译成中文的并不多,且这一译本是出自中国循证医学发祥地之一的复旦大学,出自一批至始至终信守这些古老智慧的科学家和医学实践者之手,又由我国著名临床医学专家、循证医学的领头人王吉耀教授领衔,实属难能可贵。我深感这本书所记载的智慧和力量。

一本好书传授方法,更好的书启迪思想。《临床研究基本概念》最大的特点之一是作者对临床研究方法背后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感悟,他们不但告诉读者做什么、怎么做,更告诉读者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是启迪人类智慧最重要的3个字。只有理解了背后的为什么,临床科研才能做得自信,做得灵活,才能因地制宜,才能大胆改革和创造。

对于临床医生,尤其是对临床试验感兴趣的研究者,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

唐金陵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流行病学荣休教授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临床研究总监